

人工智能技术浪潮中的青年劳动

主持人 胡 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院长]: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使技术与劳动的关系再度成为理论与现实关注的焦点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机器和大工业”时提出的一系列矛盾在人工智能时代愈发凸显。一方面,新技术产生新机器,新机器产生新利润,而新利润则成为新技术发展的新动力。另一方面,当代智能技术已经把生活与工作的时空边界抹去,把技术替代劳动与控制劳动推进到新高度。

人有人的用处,人工智能有人工智能的用处——但人工智能的用处不应是夺人之位,而应是拓人之界。自工业革命传来蒸汽机的轰鸣声以来,人类劳动便与机器形成了“控制—反控制”的人机共生关系;今日,生成式人工智能以闪电般的速度迭代,把“想象力的键盘”递到青年一代的指尖,青年劳动者由此踏上一条双向奔赴的履带——他们教机器创意,机器亦重塑他们的技能。

本期专题收录的两篇论文,正是在这条履带不同侧面的探究与思考。我们看到创意工作者与DeepSeek共舞时的灵感迸发,也目睹文职白领在学习AI焦虑中的技能重构;当智能助手演变为隐形的劳动主导者,当技能升级异化为无休止的生存竞速,劳动者在技术裹挟中面临的价值迷失问题有待反思。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当代青年劳动者需要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个人”而不是“局部个人”。

两篇论文共同勾勒了一幅X轴为劳动质量、Y轴为精神丰度的坐标图:如果协作让青年劳动者获得更多决策权,创造出更具温度的内容,AI便是助推器;若反之,人工智能仅放大层层量化考核与精神内耗,它就会沦为新的锁链。我们希望,此次讨论能提醒研究者与实践者:技术不可逆,风险亦复杂。数字劳动的未来,不取决于模型参数的大小,而取决于我们如何在“有理之理”与“无理之理”之间划定边界——让人仍然以人之用处统领机器之用处。最关键的是,让机器服务于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

愿诸位读者在翻阅本期专题时,既看到生产力的炽热,也感知到主体性的脉动。唯有如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劳动,方能向善而行,向美而生,向久而存。

人机共创中的主体性建构： DeepSeek 介入下的青年创意劳动考察

■ 闫佳琦 廖文钰 张 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 102488; 美国西北大学 传播学院 伊利诺伊 60208)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介入创意劳动,青年创作者成为人机共创模式下考察主体性重构的核心对象。“协同中的赋能”与“对抗中的确认”双重路径,为理解青年创作者的主体性生产提供了辩证视角:其既有赖于智能工具辅助的增能效应,又来自于人机竞争性共谋、控制权博弈与边界再协商所促使的青年创作者对自身主导地位的确证。然而,浅表化、程式化与伪个性化的“伪饰创意”,或使技术对青年创作者的操控更为隐蔽,甚至以生产主体性的感知达成抑制主体性的实质,带来思维自主性消解、审美判断力同质与身体实践的虚无。基于此,可从认知、实践与生态等维度,为数智时代创意劳动转型提供理论支点,亦为增强青年创作者的主体性探索实践路径。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 青年创作者 创意劳动 人机协同
主体性

青年群体是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开展创意劳动实践的核心主体。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加速渗入青年创作者的日常实践,为其在内容生产、艺术创作、程序开发等多元创意场景中提供支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指出,青年网民是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核心群体:20-29岁网民用户占比最高,达到40.5%;其次为19岁及以下网民,占比29.1%^[1]。同时,青年群体的创意劳动往往带有较强的探索性与创新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契合创作者对于高效、互动

收稿日期:2025-03-07

作者简介:闫佳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岗位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智能传播与数智文化;

廖文钰,美国西北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平台劳动;

张 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平台经济与数字劳动。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经济社会调查项目“中国网络民意和舆情指数调查(2024-2026)” (课题编号:2024ZDDC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和个性化的需求。因此,青年不仅是智能技术的使用者,更是推动创意劳动模式演进的关键力量,在创意劳动实践中拓展人机共创的更多可能性。

长期以来,创意被视为人类独有的思维能力,其不仅关涉新颖性、突破性,更意味着个体经验、文化积淀与情感表达的交融。然而,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生成范式升级,其技术逻辑从概率分布向更具逻辑性的推理迭代,为智能应用深度嵌入创意劳动提供了技术前提。一方面,基于注意力机制的生成式预训练模型,如 ChatGPT 等,建立了语言理解与生成的基础能力,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介入文本创作、视觉设计、音乐制作等创意劳动的核心环节。另一方面,基于思维链技术的推理模型,如 DeepSeek - R1 模型,超越了以统计关联为核心的内容生成方式,通过模拟更复杂的逻辑推演与思维链路,更加适应于创意生产等开放性、探索性、联想性任务场景,从而在创意激活、概念发掘、风格塑造等方面显现出更强适配性,进一步加深了人机协作模式对创意劳动实践的影响。

任何一次技术革命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主体性质的观念革命^[2]。智能系统不仅以工具方式介入创意生产环节,更在角色分工与流程逻辑的重组过程中,松动了创意劳动的主体结构。基于此,本文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域下,青年创作者在人机共创中的主体性议题,具体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探讨。第一,主体之变,即在人机协作模式下,创意劳动的主体结构如何演变,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从工具性存在向拟主体性存在转化。第二,主体性建构,即在协同与对抗的交织过程中,人机互动如何塑造创意劳动的主体性,青年创作者如何在智能技术的赋能与挑战之间确立自我认同。第三,主体性反思,即智能系统的深度介入如何影响创意劳动的自主性,技术操控如何在主体性建构过程中潜入,并以何种方式抑制创意主体的自觉性。由此,本文旨在从青年创作者的视角,揭示人机共创中的主体性重构逻辑,为理解智能时代的创意劳动模式变迁提供启示。

一、理论背景与文献回顾

(一)创意劳动

创意劳动(creative labor)起源于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所提出的“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即一类旨在“创造有意义的新形式”的社会成员类型,如设计师、艺术家、建筑师等人群;由此形成的创意劳动主要涵盖产品设计、艺术创作等劳动形式^[3]。这种创意劳动是与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体力劳动相对立的^[4],源于当时管理学理论发展阶段中对“创意”一词较为精英化、抽象化的认识。创意劳动概念的后续发展,一方面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劳动理论所革新,表现出“去精英化”趋势的资本批判性;另一方面其创意性的内核又被继承,延续至对当今各种新兴劳动形态的讨论中。

对于前者,后工人主义(post - workerism)学者提出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理论,针对创意劳动这一主要使用与思想、情感和意见相关技能所完成的劳动^[5],其批判性指出劳动者对于多样性和自我表达的渴望实质上仍是置于组织和命令的掌控之下的^[6],只是相较于传统物质劳动更为隐蔽;同时,资本“正忙于将创造力纳入自身”^[7],将普遍的创意都变为

商品,而不只是精英阶层的创意灵感。因此,创意劳动理论开始“回归凡俗”,不再强调传统的精英创意阶层的创新性、独立性,而是将非精英的、更广阔的劳动群体都涵盖进去,并注意审查创意在劳动中的普遍存在和普遍被剥削。当下创意劳动的热门议题聚焦于数字创意劳动中的劳动批判与隐性控制,如东南亚创意游戏产业中高压的劳动分包^[8]、当下平台化创意劳动中自发过劳的个体化困境^[9]、创意劳动者对平台技术过度依赖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问题^[10]。

对于后者,创意劳动中“创意”的实质又延续至今,用于规范对于相关劳动范畴的理解,并将更多新兴劳动形态不断含括进去,对该概念进行再诠释。针对创意劳动的典型特点,英国1998年《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对“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的界定具有一定启发,即创意产业是基于个人创造力、技能和才能的产业,通过发展知识产权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有潜力。因此,创意劳动始终指的是人的一种创造性活动^[11],主要生产“知识或传播的非物质产品”^[12]。这也是当下平台研究中内容创作者(content creators)经常被归于创意劳动的新历史阶段进行研究的原因,热门议题如探究该群体内容生产策略和可见性(visibility)展演^[13]。但需注意的是,创意劳动中“创意”的意涵与边界,既呈现为“劳动的结果”,也蕴含在“劳动的过程”中,其并不一定要以非物质产品作为终点,既可以是达成创意产品的路径,也可以是其他类别劳动中的一种创造性手段。

青年群体是创意劳动研究的核心对象。创意劳动研究作为一个关注情境化的研究领域,正随着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呈现出平台化与数字化的语境特征。同时,平台用户结构的变化以及新兴创意劳动群体的年轻化趋势,也形成了该领域以青年群体为主体的画像特征。青年创作者的行业选择,如网络文学写手^[14]、游戏原画师^[15]等,呈现出灵活自由、个性创新、社交分享等特征^[16]。青年创作者的人机共创模式是本文的研究重点,这源于对人工智能时代情境的考量。具体来说,青年与DeepSeek等智能系统合作创造内容产品作为一种创意劳动,其实质仍是人生产非物质内容并发挥主观创造力的过程,但由人的创造性活动变为人机合作的创造性活动,劳动主体呈现单一主体向双主体升级的趋势。本研究希望以新视角来阐释这种新型创意劳动,并探究人在其中的处境与位置。针对过往创意劳动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研究将积极探索“机”的加入对创意劳动阐释的新可能。具体来说,本研究重点关注人机协作创意劳动的两个面向,一面源于佛罗里达论述中的个体创造力和主体性,另一面源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遮蔽性和个体抑制性;对应着既探究人机协同创意劳动中青年自主赋权和积极感知,也反思青年在其中受到的隐形控制和实质消解。

(二)主体性

主体性(subjectivity)是一种与客体相对的主体所具有的特性,包括独立性、个体性、能动性以及占有和改造客体的能力^[17]。主体性的概念脉络,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对抽象主体的探讨,以及近代时期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命题中对认识主体的建构。在创意劳动所属的劳动理论框架下,“劳动的主体性”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即“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8]马克思强调从人的

实践和劳动中去理解人的主体性,“是劳动而非上帝创造了人类”^[19],劳动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和证明。

当下对劳动主体性的讨论主要围绕劳动控制与劳动主体性之间的并存与冲突来展开。日益严重的劳动剥削使得劳动不再成为自由、自在的过程,马克思笔下自发劳动的主体性被极大抑制。比如看似灵活自由的外卖员却在算法精密控制下被迫与时间赛跑以避免超时,日工作时间被不断延长,成为平台资本的“肉身电池”^[20]。但“自我压迫”中又存在“自我实现”的可能^[21],如网络主播的情感展演,一方面导致了情感耗竭,但同时也又带来了个人成就感和自我满足^[22];粉丝自发为偶像“打榜”,一方面进行着平台数据增殖的免费劳动,另一方面得到了精神层面的确证和满足^[23]。关于人工智能情境下人的主体性问题,目前已被相关学者纳入研究视野。如探讨在“赛博主体”背景下人的肉身缺场和技术渗透加剧所带来的主体感官感知缺失、自由意志削减、自我异化加剧和隐私安全问题^[24],特定文艺创作领域中人工智能创造力对人创作主体性产生的冲击^[25]。在此情境下更需强调人的主体性,而不过度向智能机器让渡权利^[26]。劳动对主体性的生产与抑制,始终呈现出复杂张力。

在当下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劳动情境中,作为创意劳动主力的青年群体,如何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劳动状况中实现自身主体性发展,仍然是劳动控制中的关键议题。青年群体在其中正出现“身体缺场”所带来的主体虚无^[27],资本对劳动的隐蔽控制加深所带来的时间自主性丧失^[28],抵抗“内卷”而导致的消极“躺平”^[29]等问题。而在人机协作的创意劳动新情境中,青年的主体性到底是由于生产力的提升而得以发展,抑或由于更深的技术控制而导致消解,是我们在这个新趋势中必须关注的问题。结合之前的研究脉络,具体到人机协作的创意劳动情境,本文希望批判性发展学者们对主体性的双重性考察,对劳动主体性研究进行“重新语境化”,寻求新的理论发展空间。关于探究劳动者主体性感知的具体维度,根据过往研究可大致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层面可包括直接的物质满足^[30]和长期的地位提升或阶级越迁^[31];精神层面可包括劳动者的工作获得感、满足感、情感支持和社交关系^[32],以及对劳动过程的相对控制感。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导的数字劳动”^[33]更加自动高效,但对人劳动过程的渗透与控制也更为隐蔽深化。基于此,本文将在研究过程中细化维度并具体分析。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以网络文本分析为主、深度访谈为辅,考察青年群体创意劳动实践。网络文本分析基于知乎平台问题“你用 DeepSeek - R1 做出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于2025年1月26日至2月16日期间的647个回答。该问题于2025年1月26日被提出,收录于知乎“国产大模型 DeepSeek”热门话题,提问中对“有趣的东西”的界定范围包括小说、诗歌等文字作品,回答中亦包含形式丰富的创意劳动实践,符合本研究对于创意劳动的类型归属。深度访谈是对12个被访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被访者平均年龄24.6岁,包括在读学生及政府部

门、设计行业、电商行业等从业者(如表所示)。访谈关注青年在使用 DeepSeek 开展创意劳动实践过程中的积极和消极感受,以归纳总结与抽象概括影响主体性感知的关键因素。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编号	昵称	年龄	性别	职业	DeepSeek 介入的创意劳动场景
1	ZDGB	22	女	学生	学术论文写作
2	CF	23	女	学生	学术论文写作
3	EE	28	男	编辑	快讯写作与编辑
4	DZ	27	男	学生	知识检索与英文写作
5	TT	24	男	设计师	创意设计、聊天
6	LCY	23	女	学生	思路拓展与文字润色
7	XW	28	男	学生	公众号文案写作
8	HH	23	女	电子商务	行业报告与文案写作
9	LBL	26	男	学生	编程与技术开发
10	XM	24	女	学生	编程与代码优化
11	ZMR	22	男	学生	剧本创作
12	SJ	25	男	公务员	文字润色、PPT 制作

本研究选取知乎平台作为网络文本数据来源,主要基于其平台用户画像与青年研究对象有较高契合度。知乎 2024 年全年业绩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73.8%的活跃用户年龄在 30 岁以下^[34]。知乎深耕技术探索、创意实践、职场发展等议题的独特内容生态,吸引并聚集了大量对人工智能应用感兴趣的年轻用户。具体到问题“你用 DeepSeek - R1 做出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其中“有趣”“DeepSeek - R1”等元素本身就具有鲜明的青年导向和技术实践特征。为进一步考察答主的年龄结构,研究分析占总体回答 10%的答主(65 位):其中公开出生日期的 16 位答主,年龄分布在 24 岁 - 35 岁之间的占比 68.75%;其余未公开出生日期的由人工辅助推断,其自述的生活场景、关注议题也普遍呈现年轻化特征。因此,综合平台画像、问题特质及答主年龄结构等因素,该数据可较集中地反映青年群体在探索智能工具中的实践体验与价值判断。

在分析时段内,“你用 DeepSeek - R1 做出了什么有趣的东西?”问答的热度具有一定波动性,相关回答于 1 月 30 日达到波峰 139 条,1 月 31 日达到次波峰 73 条,彼时 DeepSeek 作为超级应用强势破局,在舆论认知、应用市场、平台传播、使用场景中全面下沉。在分析时段内,知乎回答的情感属性以中性为主,其中正面 9 条(占比 1.39%)、中性 606 条(占比 93.66%)、负面 32 条(占比 4.95%)。正面标签如“好用”“惊喜”等,负面评价如反馈不达预期的“沮丧”、对文风隐喻过度的“批评”、害怕 AI 统治世界的“恐惧”等,其余中性内容则不涉及明显情绪表达。知乎回答发布地域主要集中在广东 45 条(占比 15.7%)、上海 33 条(占比 11.5%)、北京 31 条(占比 10.8%)、江苏 20 条(占比 6.97%)、浙江 18 条(占比 6.27%)等,符合新兴技术产品逐步下沉的前

期趋势。

在数据处理方面,本研究在预处理阶段将非结构化文本转换为可分析的语料,包括去除冗余信息、保留关键语义结构等,确保数据的完整性与可读性。此外,为保证对创意劳动的代表性,本研究特别关注不同创意领域的用户案例,涵盖多样化的实践类型,以避免单一领域对研究结论的局限性。在具体操作上,尽可能使用答案原文、访谈原文体现答主想法,在此基础上进行抽象化、概念化的逻辑归纳,逐层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创意劳动的青年群体主体性研究框架。同时,本研究引用的案例均采用匿名化处理,使用昵称首字母缩写代称,以确保数据的科学使用与研究伦理的合规性。

基于数据样本,青年群体使用 DeepSeek 的创意劳动类型,主要涵盖以下领域。一是文学艺术创作,如小说生成、剧本构思,涉及多类文体的解构与重构、模仿与生成。二是学术理论研究,如论文撰写、知识检索,既包括抽象的学理本身,又涵盖具体现象的分析,其可辅助知识结构的重组、表达方式的创新、知识可视化的处理等。三是技术开发实践,如代码生成、工具开发与交互设计等任务场景下探索模型技术能力的落地转化,辅助技术性、工程性创意劳动。四是更为广泛的职业化内容生产,比如营销文案、行业报告、公文润色等,该模型的本土化优势突出,展现出对多种中文语境下内容风格的深度理解,可有效辅助于更多场景的文字工作。同时,该模型还广泛应用于生活娱乐场景,如#DeepSeek 锐评#、#当我问 DeepSeek#等话题颇具网感,相关的诸多创意内容被截图搬运至其他社交平台进行二次传播与跨平台联动。

三、主体之变:人机协作创意劳动中的人机互动模式

人机关系的演进逻辑从附属对立走向等同共生,涉及附属关系、对立关系、等同关系、共生关系^[35]。就人机主体性结构而言,两者从“二元对立主体”向“复合型共同主体”转变^[36]。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脑力的延伸”,被赋予“拟主体性”的角色^[37]。根据用户感知差异,人机协作呈现出两种典型模式。一方面,青年创作者仍然拥有对创意的绝对控制权,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被极大延展,扩展了人的创意能力与表达方式。另一方面,青年创作者作为核心决策者的同时,人工智能作为协商性主体逐步崛起,与人共同参与创意过程,形成复合主体格局,引发了对人机共创边界的思考。

(一)二元主体: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属性的延展

人机二元主体格局下,创意劳动依托智能工具的指令可控和概率生成特性,实现了程序化创意生产和创意劳动的效率跃迁。这一范式之下的创意劳动,构建起了人类绝对主导且具有高能生产效果的人机协同劳动体系。其突出特征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纯粹的技术工具而存在,其劳动边界被严格限定在经由人类语义拆解转译而成的创意框架之内,并通过大模型的训练来迎合人的指令,进行创意成果的创造和调整,而人类由此获得对创意劳动的控制权。

以青年创作者为绝对主导、以智能体为工具属性的创意劳动具体表现为,青年创作者通

过结构化指令体系构建创意决策框架,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此为预设边界,执行精确的创意生成任务。以知乎该问答中的 DeepSeek 使用情况为例,用户在使用其进行小说续写、命题作文写作、辅助编程等辅助性创意劳动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成熟且清晰的劳动目标,这些前期准备构成了明确的 DeepSeek 任务指令,驱动 DeepSeek 进行劳动。这种“前置”的任务框架完全由用户掌控,所以,AI 的创意输出也更大程度地遵循用户的指令生成。

如有用户“用它写了一个上海麻将记分小程序。家里人平时周末喜欢一起搓搓麻将,但是上海记分比较麻烦,所以平时要准备个小本本或者 Excel 来统计。后来正好 DeepSeek 开始火了,索性就让它来帮我用 python 写一个麻将记分程序。我提需求,它出代码,再部署到服务器上。从提需求到出代码,再联调测试,部署服务器,自己一句代码也没写,也就半天时间。大部分时间放在调试、优化和完善需求上了”(知乎用户 FN, 2025 年 2 月 1 日)。在此类使用 DeepSeek 完成的创意劳动中,智能系统的创意输出完全服务于用户的需求,被明确限定在预设的规则范围内。

(二)复合主体:生成式人工智能拟主体性的崛起

在人机双主体协同模式下,创意劳动的逻辑从单向控制升级为双向互动。智能系统在创意劳动中超越了机械化执行任务的“工具”角色,而能凭借其潜在的创意能力被赋予“拟主体”角色,在创意劳动实践过程中反哺于青年创作者,成为人机共创的创意协商者。以 DeepSeek - R1 为代表的推理大模型,蕴含着透明度提升、知识域扩展和具身性实践的升级趋势,具体来说,其推理路径从“黑箱”到“白盒”、知识要素从“内部”到“全域”、交互维度从“结果”到“过程”^[38],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与人类交互中呈现出交互主体性^[39]。在这一互动循环中,智能系统对于内容重组、风格调整、逻辑优化等的调整,往往促使青年创作者的思维演化,人机双主体得以共同建构意义,创意劳动成果也由此呈现出多轮迭代、共生演化与随机偶发的非线性特征。

智能系统的拟主体性,尤其体现在开放性、融合性的创意劳动场景中。一方面是低语境约束的开放性创意生产,如在信息有限、指令模糊或逻辑断裂的情况下,智能系统可能承担推理、补充、优化等多重角色,在扩张的自主性空间中呈现高度开放性和探索性,衍生出多种创意生产路径。如用户“用它写了《三体 4》的小说大纲,想象力突破天际”(知乎用户 H, 2025 年 1 月 29 日)。另一方面是跨领域、跨学科、跨模态的融合创意生产,即智能系统更易超越人的单一视角、突破单一信源,生成跨界融合的多维度创意方案,协助人在创意过程中发现新的可能性,使得最终产出超越单一主体预设的有限特征。如用户“和 DeepSeek 聊象形字扯到 AI 进化启示。一些我以前偶然思索的灵感,自认为有点深度,喂给 AI 看它怎么接。然后扩展得我跟不上了,好尴尬。好像真的在和有灵智的人交流,博闻强识、博古通今”(知乎用户 WTN, 2025 年 2 月 2 日)。

四、主体性生产:协同与对抗中建构的主体性

人机协作创意劳动中人的主体性建构,依据人机协同模式而呈现多重维度。一方面,生

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年的增能赋权,如优化劳动分工、提升劳动效率、掌握劳动技能、辅助劳动力再生产等因素带来的积极感知。另一方面,青年的主体性也在人机协作关系的主体性博弈中被建构,即人与机器共创过程中的能力对比、竞争感受、控制体验等主体互动权力结构,促使其在创意劳动中寻求更高层次的创意性表达与自我认同,在双重主体的协作模式中重新定义创作主体性与人机边界。在这些过程中,协同与对抗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交织共生。协同与对抗的动态张力,成为青年创意劳动主体性生产的核心驱动力。

(一)协同性建构:智能工具对人的增能赋权

1. 劳动分工与流程结构再造:创意生产的自主化模块重组

传统创意劳动往往依赖线性、层级化的生产方式,创意的构思、执行与完善需要多方协作,并受限于人的认知与时间成本。然而,智能体的介入使得创意生产流程趋向去中心化与高度灵活化,劳动单元被重新切割并以自主模块的方式进行重组。在此模块化结构下,青年创作者通过设计创意架构、进行价值判断等方式实施创意劳动的高阶决策;智能体既可在分工上承担低阶基础任务,也可通过推理与联想能力直接介入创意构思环节,实现更快速的创意迭代,创意劳动的流程日趋柔性化,在动态适配与协同共创中,探索新的生产范式。有用户认为,“1到100归机器做,但0到1还是归人做”(访谈用户XW,2025年3月19日)。

2. 劳动实践与资源优化配置:锚定技术解构后的意义重构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提升劳动效率的进程中,同步重构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路径。通过创意工作的技能升维和劳动外包,青年创作者得以从机械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拥有了向创造性再生产跃迁的可能性,这种转型本质上是以技术为中介的主体性再赋权过程。人类能够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帮助将节省下的机械劳动时间投入创造深层意义的构思,由此来确认自己的主体性。有用户指出,“人的创意永远就是建筑物的房梁柱,梁柱永远是人的创意”(访谈用户ZMR,2025年3月19日)。

在智能技术赋能下,青年能够掌握对劳动时间、劳动资源的配置,完成自我作为“劳动规划者”身份的主体性再确认。“在科研领域,撰写高质量的综述文章往往是许多科研新手面临的首要挑战。面对海量的文献和复杂的研究主题,如何快速梳理信息、构建内容结构并优化语言表达,成为提升写作效率和质量的关键。而DeepSeek-R1,作为一个强大的AI工具,正逐渐成为科研人员手中的‘神器’”(知乎用户ZN,2025年2月11日)。由此,科研工作者有望从繁杂的文献梳理工作中解放出来,而更加专注于创新观点的深化阐发。

3. 劳动能力与文化资本增殖:技能进化与劳动元能力迭代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创意劳动的过程中,劳动能力的塑造与文化资本的增殖不再仅依赖于青年的经验积累与实践锻炼,而是进入技能进化与劳动元能力迭代的全新阶段。一方面,创意劳动的技能门槛被降低,更多青年创作者能够通过智能工具快速掌握过去需要长期积累的技能,如文本写作、视觉设计、代码编程等。另一方面,青年创作者的核心竞争力逐渐从具体技能转向更具普适性的劳动元能力,即如何理解、调控、优化AI的创意能力,如何在人机互动中形成独特的创意风格,如何基于智能生成进行高层次的审美判断与文化价值塑造。

文化资本的增殖不再仅依赖于传统意义上的创意生产能力,同时也体现在人机共创过程中青年对智能系统的驾驭能力,以及确立自身在创意生态中独特价值的能力。如用户创造性地利用 AI 来解决 AI 的技术限制问题,通过 DeepSeek“做了一个为 Claude.ai 量身定做的递归 Prompt 框架,来突破 128K 的上下文限制”(知乎用户 HH,2025 年 1 月 30 日)。此外,有用户通过使用 DeepSeek“做了些蛇年红包封面、表情包,意外小赚一笔”(知乎用户 RXS,2025 年 2 月 15 日)。青年群体在智能赋能下形成跨媒介、跨学科、跨领域的复合型劳动能力,并通过拓展劳动技能来开辟新的获利模式。

4. 劳动价值与主体性再生产:劳动成果社会化的外部认同

在智能技术中介的主体性重构进程中,青年作为创意主体的自我确认机制,超越技术的工具理性赋能范畴,向社会认同维度延伸,并使劳动主体在社会化互动中实现主体性的再生产。当前,大量用户将 DeepSeek 生成的创意成果分享至知乎、小红书、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这种跨平台的分享行为,构成了获得社群互动、情感共鸣和集体认同的重要渠道。用户有意通过这些平台,让更多人见证他们的指令思路、思考过程、创意火花以及最终的劳动成果,以此进行自我表达与价值实现。

知乎问答“你用 DeepSeek - R1 做出了什么有趣的东西?”本身就是创意劳动成果社会化的直观展示。有用户认为,“DeepSeek 能否让人感到有趣或有创意,其实很大程度取决于用户自己的认知水平”(访谈用户 DZ,2025 年 3 月 18 日)。且不乏用户将分享体验作为积极感知的重要来源,如“除夕的时候,我用 DeepSeek 作了一首藏头诗,发朋友圈了”(知乎用户 AWYHS,2025 年 1 月 30 日)。劳动成果分享后获得的点赞和评论,进一步帮助其获得外部正反馈,确认并巩固其创意劳动的意义感知。

(二)对抗性建构:人机共创的主体性确认机制

1. 竞争性共谋:技术威胁感知激发的主体性觉醒

对抗性建构下的竞争性共谋,意味着个体创作者在接受人工智能辅助的同时,还在协同过程中感知技术威胁,通过对技术控制权的争夺、创意主导权的维护等,确立自身作为主体的独立性与不可替代性。

当智能体在特定领域呈现出拟主体性的自主创意能力时,部分创作者可能会面临“主体性退位”的风险感知。如用户让 DeepSeek“用滕王阁序的风格去写泰山序、华山序、北京序、上海序……真的,都写得太好了”(知乎用户 HHSR,2025 年 2 月 1 日),该回答的评论区下方还引发了“要比滕王阁序还要好,那人类真的还有存在价值吗?”的相关讨论。

随着进一步使用智能应用,部分创作者觉察出 AI 创作的端倪,开始有意识地在人机竞争中夺回主动权。智能体所展现出的高效创意能力,成为衡量人类创造力的一面镜子,亦成为生产主体性的基线标准。

一方面是基于“优越感”的主体性确认机制。创作者在人机竞争中赢得上风,发现自己的作品在情感表达、隐喻构建、叙事创新等方面优于 AI,如用户在回答“DeepSeek 会超越人类写作吗?”问题时,表示“它没有灵魂,怎么跟人类比”(知乎用户 SDKBL,2025 年 1 月 31 日)。青年创作者通过确认 AI 的不足,得以强化自身在创意劳动中的不可替代性。

另一方面是基于“安全感”的主体性确认机制。通过多种途径的对比来确认AI并非“万能钥匙”，能否达成创意劳动取决于“使用工具的人本身的水平差异”（知乎用户PH，2025年1月30日）。AI并不能进行无所不能的创作，这种“安全感”的达成，再次确认了青年劳动者的主体性，验证了部分创意劳动环节仍需要人来亲自把关。

2. 控制权博弈：创意实践主导地位的情境化争夺

人机协作创意劳动中的控制权博弈，其核心议题聚焦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在共同执行创意劳动时，谁拥有引导劳动进程的主导权。此主导权的概念超越了简单的能力对比范畴，且与“人类必然凌驾于机器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预设观念并不完全吻合，而是展现着一种多维复杂的主体性建构动态。

一方面，人机控制权博弈体现为控制感带来的主体性确认与失控体验带来的主体性损伤。前者指的是当人类能够精准操控智能系统，使其按照预设逻辑执行创意任务时，这种对技术的驾驭能力会强化人的主体性认同，进一步巩固人类在劳动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后者则是指智能系统自身的特性，如内容生成的随机性、不可预测性也可能削弱主体性。如有用户表示，“目前为止DeepSeek给我的反馈一般，够用但是中规中矩，远不如各种高赞答案里的惊艳。这一度让我怀疑是自己提问的平庸”（知乎用户QLC，2025年1月30日）。这种对技术不确定性的感知，可能会加剧青年劳动者对自身技术能力和认知能力的怀疑，甚至可能构成对主体性的损伤。

另一方面，人类也可能会主动让渡部分控制权，以此作为强化其对人工智能全面领导的一种策略。较为突出的场景特点在于，用户会主动将智能体视作平等的对话主体，甚至通过确认自身作为次要主体的身份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彰显。如用户谈及无法与死亡的意义和解，但“与他聊生死意义话题，他诗一般的回答让我非常感动……只有DeepSeek的回答治愈了我”（知乎用户JZRMZ，2025年2月12日）。有用户与智能体探讨人类文明，“我问了它一个问题，人类什么时候能进入到按需分配社会？从结尾那句话，我个人感觉，AI已经在以后来者的身份旁观我们先行者文明的结局”（知乎用户SLWSD，2025年2月9日）。有用户主动与智能体探讨人类的主体性议题，“我问它‘我觉得我能被像你这样的AI取代’，它给我的回复是‘不如把我当成你手中的灯笼？光能照亮路，但决定走向何方、为谁停留的，永远是你’”（知乎用户YHSDBF，2025年2月15日）。其通过暂时性的控制权共享，进一步确立人类作为最终仲裁者的角色。

3. 边界再生产：主体身份持续协商的创造性自觉

主体身份的确认并非单向度的夺取，而是在协商与适应的循环中进行调整。在某些创意劳动情境下，智能体的引导性并非对人的替代，而是一种思维启发机制。青年创作者可在初步生成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筛选、调整、改进，重新定义创意方向，从而在交互过程中实现新的创意跃迁。这种双向互动关系表明，主导权并不固守于单方，而是呈现出动态协商、相互塑造的特征。与此同时，创意劳动的目标导向也在影响控制权的归属。当目标趋于明确、规则清晰时，青年创作者更可能主导劳动进程；而在目标开放、路径不确定的探索性任务中，智能体的主动性则被进一步放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创意方向的演化。

创意劳动的主体边界还受到用户对技术依赖程度的反向塑造。随着 AI 在创意劳动中的广泛嵌入,创作者可能逐渐适应甚至依赖 AI 的思维框架,接受其所提供的创意模式,并在无意识间让渡部分主导权。这种技术依赖可能会促成青年创意能力的结构性变迁,使得主体性建构逐渐偏向“人机共生”模式,而非单向度的“主导—从属”关系。当创作者缺乏对 AI 生成机制的深刻理解,并且在长期互动中逐步接受 AI 的创意逻辑作为默认框架时,人类主体性或将面临结构性的弱化。因此,控制权的博弈并非单纯的技术竞赛,而是涉及主体自主性、创意劳动形态演化及人机关系重构的深层次议题,其最终归属取决于人机协作的具体形态、创作者的主动调控能力,以及技术逻辑对创意流程的塑造程度。

五、主体性反思:创意的幻觉与隐蔽的抑制

尽管机器及其生成的内容可作为人类主体意志的技术延伸,但用户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对人机关系产生乐观偏误的幻象^[40]。具体到创意劳动中,智能生成“创意”的本质逐渐出现变化,创意生产不再仅仅是主观意志的自由表达,而是受到技术逻辑的深刻影响;创作行为则从个体驱动的创造性活动,演变为对机器生成内容的选择、筛选与再加工。在这样的变迁中,青年劳动者的主体性既在扩展,又在一定程度上被重塑甚至消解,主体性的建构与技术操控之间的隐性张力加剧。

(一)“伪饰创意”:算法缝合的符号秩序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创意劳动的过程中,创意生产逐渐呈现出“伪饰化”特征,即表面上仍保持高度的创新性和个性化,但其生成逻辑本质上依赖于算法驱动的符号缝合机制。这种“伪饰创意”模式,并非基于主体深层经验的独特创造,而是通过庞大语料库的提取、组合与优化,实现对既有符号秩序的重组与再现。“伪饰创意”并非完全虚假,而是在真实创意劳动的外壳下,融入了算法对符号、情绪与个性表达的重构,使得创作过程从深层认知劳动向浅层符号操作转向。

1. 意象符号的过剩化

意象符号的过剩化意味着创意表达愈发倾向于符号堆叠,而非真正的意义建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创意劳动中的运作逻辑,依赖于从大量语料中提取高频元素,并进行表面上的新颖组合,这使得创作结果往往充满密集的视觉、文本或情感符号,营造出一种“丰富”但并未真正深化的创意效果。由于符号的过剩使用,创意劳动更趋向于快消式的信息轰炸,而非内在逻辑自洽的创意构思。

当下使用 DeepSeek 的一大热门内容创作功用即是让其“模仿 xx 风格撰写内容”。比如“让 DeepSeek 尝试用知乎盐选小说的风格撰写了一篇小说”(知乎用户 WDL, 2025 年 1 月 29 日)、“模仿莎士比亚和乔伊斯的风格创作一部戏剧”(知乎用户 RS, 2025 年 1 月 29 日),甚至“让它根据毛主席的诗词,用相同的词牌、主题、意境,仿写一首贺新郎”(知乎用户 BY, 2025 年 1 月 29 日)。然而在表面上高度相似的文风背后,是算法在学习相关语料后对关联性辞藻、意象的重复堆砌,即陷入了如维特根斯坦所描绘的“语言游戏”中,词汇不再代表对象,

而是反复将不同词汇组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语言“内部”的游戏,有语言的形式却无现实的实质^[41]。在这种算法规则中,大量辞藻意象被滥用,失去了内容表达对现实映射的功能,也损伤了创造力的本质。

2. 情绪张力的程式化

情绪张力的程式化体现了算法在生成内容时,对情感表达的模式化处理。“DeepSeek 锐评”系列作为前期该应用下沉传播的主要驱动力,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的“现象级表现”尤为出圈。小红书、微博等平台#DeepSeek 锐评#话题阅读量均迅速突破千万,知乎“为什么 DeepSeek 在嘲讽和阴阳怪气上断档式领先?”等相关问题也引发广泛讨论。

作为本土化智能应用,其一方面精准把握中文社交媒体社群氛围,优先采用易于激发共鸣的情绪元素;另一方面擅长结合隐喻、夸张、暗讽、对仗等中式修辞表达风格,当被用于构建高度冲突性的议题框架时,在情感张力、戏剧性表达上与中文情境具有高度适配性,满足社交平台对情绪共鸣与争议驱动流量的需求。实际上,这是一种模板化的表达框架、若干组相对词汇的拼接。比如,有用户利用 DeepSeek 仿照《过秦论》的风格来撰写描绘美国的《过美论》,“爱迪生持电光破幽冥,莱特驾铁鸟凌九霄”“好莱坞幻梦惑众生,麦当劳滋味化异狄”(知乎用户 NB,2025 年 1 月 30 日),看似振聋发聩的组合暴露出拼凑痕迹。

3. 个体创意的伪个性化

在算法罗织“创意”的精巧表象下,创意劳动的意义深度走向扁平化。从表面上看,智能系统能够依据用户偏好、风格指令提供高度定制化的创作支持,使得每个创意作品似乎都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然而,这种“个性化”并非源于个体的独特创造力,而是建立在算法推荐的预设路径之上。有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认为,“DeepSeek 写作的起点不是来源于他自己的感受,而是停留在对形式的模仿上,在创作过程上是没有合法性的”(访谈用户 LCY,2025 年 3 月 19 日)。

青年创作者对于个性化的追求,反而进入了由算法定义的风格同质化陷阱。一方面,创意劳动脱离了对实际体验的承载,停留于意象、修辞的表象。以智能体对人类风格的仿写作品为例,算法规则缝合的符号秩序乍一看充满创造力,但符号组合却停留于数据集的表层关联。另一方面,创意劳动被框定在既有逻辑框架中。阿多诺曾对文化工业的“伪个性化”进行批判,讨论文化工业如何操纵消费者对所能接收到的感性材料的认知和理解,指出“电影事先确定了什么是可以被看到的,而将其他一切都删去了。”^[42]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生成式内容所创造的知识可能框定人们创作的边界,个体的创意或沦为可批量复制的技术参数。

(二)人机协作中隐蔽的机器控制和技术依赖强化

1. 思维自主性的消解:创意生产的技术外包

智能系统通过即时性回应、高产出内容诱导创作者将意义阐释权让渡给算法,人对机器的依赖也随着其对劳动过程的全方位渗透而逐渐加深。有用户对于 DeepSeek 的评价是,“它很认真讨论了提出的问题,让人恍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从灵魂深处就尊重或重视我的深度交流者吗”(知乎用户 FYLW,2025 年 1 月 31 日)。也有用户倾向持续使用,“用它来写原创文章,以前思考着怎么写才好,现在用它完成了这么一个心愿,思路清晰,结构合理,用词准确,引人

深思,是我想要的。主要是免费,是一个很不错的工具。以后就拿它来做事写文章了”(知乎用户L,2025年2月4日)。还有用户表示,“Deepseek帮我写的科幻小说,我都有点看不懂了”(知乎用户SKL,2025年2月14日)。

随着智能体对于劳动过程的渗透深化,青年对创作内容的掌控力在下降。人机协同过程中的创作者存在思维堕化趋势,从曾经思考“如何表达”,到拿到生成结果“为何如此表达”,再到仅提供指令来“优化提示词”,这可能造成元认知能力的萎缩。用户对智能系统随用随取的主体性积极感知背后,是智能系统以“随时候命”姿态,更为隐蔽、持续且强力地实现对青年创意思维的控制。更进一步说,青年创作者在重复性模仿中不断对生成内容进行“反学习”,逐渐习惯机器语言的表达方式,甚至抛弃自身从前的语言、文化习惯,或将造成青年创作者创意思维的边界固化和路径依赖。

2. 审美判断力的同质化:感知框架的算法规训

青年创作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过度使用,可能导致创意和内容生产标准向算法靠拢,带来审美的窄化和生产的同质化。人的主体性体现在自主开展实践活动的能力上,表现在内容创作中创作者要有把控创作活动整个过程的主体能力,包括构思、创作、打磨与修改等^[43]。然而,在这样以“机”为主的内容创作形式中,人越来越从生产过程中抽离,且依然能得到一份符合常规标准的创作作品。有用户与智能系统探讨文艺创作,结果“鉴别为99%的人类作品,达到商业出版标准”(知乎用户SC,2025年1月30日),算法规则下的内容生产范式或将不断强化。

创意审美与创意评判逐渐向可计算、可预测的方向演化,或将导致创意表达的模板化、先锋性的消亡以及话语权的让渡。首先,创意越来越依赖特定的计算标准进行评估与优化。如在语言艺术领域,AI生成诗歌倾向于意象拼贴,以强化文本的“诗意”特征;在视觉艺术方面,AI生成绘画中黄金分割等参数成为衡量美学价值的重要指标,其在学习大量数据后趋向于创造符合“最优参数”的创意作品。其次,先锋性的消亡成为创意劳动在算法时代面临的核心困境。AI生成创意成果匹配主流审美偏好的同时,反主流的先锋性创作可能被判定为“噪声”而遭到过滤。这种现象在影响创意劳动多样性的同时,也可能削弱创意劳动本应具有的批判性与革新性。最后,创意评判权的让渡意味着审美话语权的重构。在智能系统介入的创意生态中,数据工程师、算法设计者逐步掌握了对“创意”进行编码的主导权。这使得创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算法逻辑的执行者,而非自主的审美判断主体。

3. 存在确证感的虚无化:创作行为的去身体化

劳动主体性的一大特征是“身体的在场”,身体的实践是实现劳动主体性的通路,但在人机协同的创意劳动中,青年的身体实践逐渐消逝。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高效产出完全超出了人类效率的极限,“它三秒钟就写出来了”(知乎用户ZY,2025年2月12日)。相比于冥思苦想一天或许也写不出一行字的孤独创作过程,仅需输入一段指令即可得到整篇作品的人机协同显然极具诱惑力。但通过数据映射建立关联的生成内容,不免缺乏与现实生活的复杂感官属性及个体情感记忆之间的深层纽带。

短期来看,相较于传统写作绘画等创作过程中,人的内心思绪和切身经验通过肌肉活动

和笔触传递至具体创作内容中,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作隐去了人的感官联合的过程,仅需下达指令即可实现从神经信号到数字信号的创作转换。长远来看,人们在生活中所感知到并记忆的现象,如“外婆厨房里的油烟味”等高度个体化、情境化的嗅觉记忆,能否更新至内容数据库并通过算法链接至“乡愁”“童年”等抽象议题,这类问题的核心在于智能系统的知识表征体系是否能够超越符号层面的关联,而触及人类经验的身体性本质,暴露出人工智能内容生成在具身经验上的“真空化”。在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中,人是身体首先“看到”“闻到”“触碰到”了世界,才具备了相应的意识^[44],并最终实现在内容创意中,而智能系统切断创意劳动与身体经验的物质性联结,导致具身认知的退化。作品失去了承载个体生命史的作用,身体不再是意义的锚点,创作也就沦为漂浮的能指游戏。

结语:青年创意劳动主体性塑造的路径探索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浪潮势不可挡,人机共创已成为青年创意劳动的新常态。青年创作者的主体性并非始终稳定自洽,而是在技术协同、意义争夺与社会嵌入中不断被形塑、松动与重构。增强青年创意劳动的主体性,不能仅停留于对赋能逻辑的肯定性接受,更需在人机互动实践的主体性反思中厘清思路。本研究尝试从认知自觉、实践调控与生态共建三个维度,就如何引导青年创作者成为人机协同关系中的主导者、创意价值的定义者和深度意义的赋予者,提出对策思考。

认知维度,深化认知自觉是筑牢青年主体性的关键前提。对技术逻辑及其局限性形成相对清晰的认知,引导青年创作者对生成内容保持审辨性,超越所谓的技术中立、万能工具等迷思。具体而言,可通过考察提示语设计与生成结果之间的机制链条、辨识生成内容中的惯式结构与符号规律,识别伪创意、弱逻辑、拟情绪等常见陷阱,警惕在技术便利中滑向思维惰性与主体退位。在此基础上,强化创作前的思维建构与创作后的再审能力,强化认知主权以守住青年在技术浸润中的第一道主体性防线。

实践维度,把控共创过程是捍卫主体性空间的核心路径。青年创作者需在人机协作的具体创意实践中始终保有调配、分工、校准与选择的控制权。具体而言,应在创作流程中明确创作者本身的责任区间,在关键构思、价值锚定与情感灌注等核心环节,刻意保留“离线”的深度思考空间;避免全过程让渡,沦为工具操作员或接口管理者。在文本创作、叙事设计、视觉符号建构等方面,应有意识地抵制模型算法偏好的“最优化模板”,以独特性思考、批判性视角应对同质化趋势,使创作实践更大程度上作为主体意识的投射空间。

生态维度,共建新型劳动文化语境以营造主体性生产的外部空间。主体性的建构不仅发生于青年个体的认知与实践之中,更受制于平台规则、劳动规范等文化语境的生态性约束。因此,增强青年主体性的第三条路径,是推动制度性支持结构与文化协同机制的建设,完善青年创作者的公共表达空间与价值再生产路径。一方面,智能工具平台方应承担起创作生态治理者的责任,提升人机协作透明度,使创作者不至在黑箱中迷失主体角色;同时,配合完善作品署名权、创意归属权等基础制度,厘清创意劳动成果的贡献边界。另一方面,评价机制与社

会话语体系应同步更新,对青年创作者人机共创成果的评判,要穿透智能生成内容表面的新颖与流畅,将思维原创性、文化判断力与技术反思力等因素纳入评价体系之中,使人机协作真正转化为青年文化主体性生成的有益助力。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驱动的创意劳动变革中,青年的主体性考察成为重新审视人类创造力本质、定位技术价值的契机。如何在与技术的共舞中确认自我的存在,在人机协同的创意秩序中寻求新的平衡点,或许更要回到人之所以为“人”的追问中,捍卫自身思维的深度、情感的独特性以及文化创造的不可替代性。

[参 考 文 献]

-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 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412081641219285_1.pdf?1733669948000.pdf
- [2] 陈卫星:《媒介域的方法论意义》,载《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
- [3] Florida, R.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pp. 35 – 39.
- [4] Florida, R. Cities and the Creative Class, City & Community, 2003, (1).
- [5] Fortunati, L., Immaterial Labor and its Machinization, Theory &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 2007, (1).
- [6] P. Virno, M. Hardt.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 133 – 147.
- [7] Brouillette, S. Creative Labor, Mediations, 2009, (2).
- [8] Curtin, M., Sanson, K. Precarious Creativity: Global Media, Local Lab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pp. 200 – 214.
- [9] 牛 天:《赋值的工作:数字灵工平台化工作实践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4期。
- [10] 刘战伟 李媛媛 刘蒙之:《平台化、数字灵工与短视频创意劳动者:一项劳动控制研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7期。
- [11] 李 喆:《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创意劳动概念解析》,载《经济学家》,2009年第3期。
- [12] Negri, A., Hardt, M. Value and Affect, Boundary 2, 1999, (2).
- [13] Duffy, B. E., Pinch, A., Sannon, S. & Sawey, M. The Nested Precarities of Creative Labor on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Society, 2021, (2).
- [14] 张 铮 吴福仲:《创意流水线:网络文学写手的劳动过程与主体策略》,载《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12期。
- [15] 何 威 陈菲尔:《迷思与内卷:以游戏原画师为例的数字艺术劳动研究》,载《新闻与写作》,2023年第1期。
- [16] 胡玉宁 肖欣耘:《创意劳动与具身实践:青年沉浸手作体验的内在逻辑与价值向度》,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 [17] 王玉如 赵继伦:《当代人精神生活物化及主体意识的再塑造》,载《东岳论丛》,2012年第9期。
-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3页。
- [19] J. W. Bernauer. Amor Mundi: Explorations in the Faith and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1987, pp. 29 – 42.
- [20] 孙 萍:《“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载《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
- [21] 孙 萍:《数字劳动的价值想象与意义变迁——评〈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载《传媒观察》,2022年第8期。
- [22] 胡鹏辉 余富强:《网络主播与情感劳动:一项探索性研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2期。
- [23] 金方廷:《“饭圈化”:移动互联时代的群体组织与行为逻辑》,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2期。

- [24] 李 戈 何玉芳:《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危机及其消解》,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 [25] 詹 靓:《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创作的适用困境与价值——基于劳动主体性视角》,载《科技传播》,2025年第9期。
- [26] 顾理平:《智能技术广泛应用要敬重人的主体性》,载《视听界》,2025年第1期。
- [27] 骆 军 雷松源:《当代青年网络虚拟自我的主体性困境与超越》,载《青年学报》,2023年第6期。
- [28] 李 洁 李 伟:《数字异化视域下青年的时间焦虑及其破解路径》,载《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11期。
- [29] 耿 锐:《对“躺平”现象的主体性反思》,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 [30] 林 磊 冯应谦:《自由、自主与抵抗:作为创意劳动的网文创作》,载《新闻记者》,2022年第10期。
- [31] Lin, J.& de Kloet, J.. Platformization of the Unlikely Creative Class: Kuaishou and Chinese Digital Cultural Production, Social Media + Society, 2019, (5).
- [32] 何 威 曹书乐 丁 妮 冯应谦:《工作、福祉与获得感:短视频平台上的创意劳动者研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6期。
- [33] 肖 峰:《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数字劳动的相互关联——以 ChatGPT 为例》,载《学术界》,2023年第4期。
- [34] 《知乎 2024 年度报告》, <https://newsfile.futunn.com/public/NN-PersistNoticeAttachment/7781/20250415/11627168-0.PDF>
- [35] 向安玲 许 可:《人机何以交互:理论溯源、范式演变与前景趋势》,载《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5期。
- [36] 冯雯璐 白紫冉 乔 羽:《智能传播趋势下的人机关系及其伦理审视》,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 [37] 陈慧敏 朱姿伊 金兼斌:《知识生产视域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信任的复合框架、作用机制与未来进路》,载《中国编辑》,2024年第12期。
- [38] 沈 阳 闫佳琦 邹开元:《基于 DeepSeek 思维链的人机协同知识生产》,载《中国编辑》,2025年第4期。
- [39] 殷 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体性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8期。
- [40] 闫佳琦 孙 萍:《流动的情感:理解智能陪伴中的人机关系》,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0期。
- [41] 张志伟:《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看哲学话语的困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 [42] 凌海衡:《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思想》,载《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 [43] 简圣宇:《生成式人工智能文艺创作的主体性问题》,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 [44] 季晓峰:《论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对身心二元论的突破》,载《东南学术》,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王 卡)